道山清話

萬柳溪邊舊話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道山清話

撰人未詳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及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百川宋本故據以排印並附學津本所載提要于后

道山清話

李常爲言官言王安石理財不由仁義且言安石遂非喜勝日與其徒呂惠卿等陰籌竊計思又由禹以文厥過以公論同乎流俗以憂國爲震驚朕師以百姓愁歎爲出自箴幷之言以卿士僉議爲非乎怨嫉之口而又妄取經據傅會其說且言理財用而不由仁與義不上匱則下窮矣臣目知朝夕之蔽不 憚開垂閉之口吐將腐之舌爲陛下反覆道之凡數千言上覽之驚歎再三撫諭曰卿也從前無臣僚說得如此分明待便爲施行明日安石登對神宗正色視安石昨覽李常奏豈不誤他百姓安石垂笏低手作怠慢之狀笑而不對神宗愈怒遂再問之安石略陳數語人不聞安石所言何事但見上連點頭曰極是極是常之奏竟不見降出常後對人言不知安石有甚狐媚厭倒之術

司馬君實洛中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數十問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爲防命亟去之

人之叩齒將以收召神觀辟除外邪其說出於道家者流故修養之人多叩齒不聞以是爲恭敬也今人往往入神廟中叩齒非禮也

唐明皇名隆基故當時改太一基爲棊至今因之不改何也予嘗兩入文字不報

秦觀少游一日寫李太白古風詩三十四首於所居壺隱壁間予因問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之詩史

但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金之名太白不知何據少游曰上谷圖經言昭王築臺置千金於其上遂因以爲名閱之信然

正獻杜公嘗言人家祀祖先非簡慢則媟瀆得其中者鮮矣

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甎甓當時有一縣尉投書啓具言不可力懇不已至於叩頭流血遵以其故沮格朝命按罷之自是人無敢言者遵因此得進用何斯舉詩云長安古碑用樂石蠆尾金鈎擅精密缺訛橫道已足哀況復鐫裁代甎甓有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衣吁可惜斯舉黃州人少年識蘇子瞻初名頒字頡之後名頡之黃庭堅魯直極推重之嘗與斯舉簡云老病昏塞不記貴字欲奉字曰斯舉取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但恐或犯公家諱字爾遵自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卽除樞密副使

斯舉又作黃綿襖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鄰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

子瞻嘗言韓莊敏對客稱仁宗時一夜三更以來有中使於慈聖殿傳宣慈聖起著背子不開門但於門縫中問云傳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飲酒盡問皇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致將去夜已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肯開門納中使

王陶爲中丞劾韓琦曾公亮不押班有背負芒刺之語參政吳奎言不押班蓋已久來相承寖成廢禮非始於二人陶以臺制彈劾舉職便可何至引用背負芒刺跋扈之語且言陶天資險薄市井小人巧詐翻覆情態萬狀邵安簡亢反攻奎言陰陽不利咎由執政奎乃言由陶所致所言顛錯奎遂能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臥榻枕邊有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公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刃賊。賊死于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靑氈之說。汝不記乎。何至於是也。吾嘗見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神宗時。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極言時政。且言奸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神宗乃遣一二內侍。於通衢中物色民言。竟以無是事而止。予謂縱物色得其言。如何敢舉於上前。劉貢父常對人言。內官如聽得。只道是尋常文談。

魏公在永興。一日有一幕官來參。公一見熟視。蹙然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乘間問公。幕官者公初不識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隱起。必是禮拜。當非佳士。恁地人緩急怎生倚仗。

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栢枝玩。程頤爲講官。奏曰。方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哲宗亟擲于地。終講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歎曰。怪鬼壞事。呂晦叔亦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

溫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公。誤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韓持國爲人凝嚴方重。每兄弟聚話。玉汝子華。議論風生。持國未嘗有一言。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韓公每過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爲佞乎。韓公亦笑。自是不爲也。

韋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

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慶曆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上遣內侍諭皇后貴妃使閉閤勿出后聽命不出貴妃乃直趨上前明日上對輔臣泣下樞相乘間啓廢立之議獨梁相適厲聲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其事乃止

契丹遣使論國書中所稱大宋大契丹以非兄弟之國今輒易曰南朝北朝上詔中書密院共議當時輔臣多言此不計利害不從徒生怨隙梁莊肅曰此易屈爾但答言宋蓋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彼國號令無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契丹如故

京城界多火在法放火者一不獲則主吏皆坐罪民有欲中傷官吏者至自爇其所居罷免者紛然時邵安簡爲提點府界縣鎮寨公事廉得其事迺請自今非延及旁家者雖失捕勿坐自是絕無遺火者遂著爲令

仁宗時王文正公爲諫官因論王德用所進女口上曰正在朕左右文正曰臣之所言正恐在陛下左右上色動呼內侍官使各賜錢三百貫令卽今便般出內東門文正謂不須如此之遽但陛下知之足矣上曰人情皆一般若見涕泣不忍去則朕決不能去之既而上卽閑說漢唐間事又言太宗黜李勣使其子召用大是入思慮來喜見于色忽內侍來奏云已出內東門去訖上復動容乃起其廢郭后也臺臣論列尙美人上曰隨卽斥去矣豈容其尙在宮中也上之英斷如此盛矣哉

蘇子瞻詩有似聞指麾築土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之句嘗問子瞻當是用少陵談笑無西河之語子瞻笑

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沖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

予一日在陝府官次年見一官員與人語話因及守將怒一孔目官始效守將奮髯抵掌厲聲之狀次又作孔目官皇懼鞠躬請罪至於學傳呼杖直之聲一少年方十二三冠帶在衆中坐忽叱曰是何輕薄舉止一坐驚笑後問知是蔡子正家子弟

元祐八年呂大防因講筵言及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前代人君雖在宮禁中亦出與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止欲涉歷黃庭稍冒寒暑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皆祖宗家法陛下不須遠法前代只消盡行家法既而上退至宮中笑謂左右曰呂相公甚次第好

微仲爲人剛而有守正而不他輔相泰陵八年朝野安靜宣仁聖烈上仙因爲山陵使既回乃以大觀文知潁昌時元祐甲戌三月也公既行而左正言上官均言其以張耒秦觀浮薄之徒撰次國史以李之純爲中司來之邵楊畏虞策爲諫官范祖禹俞執中呂希純吳安詩或主誥命或主封駁皆附會風旨以濟其欲時監察御史周秩及右正言張商英連上疏交攻之微仲遂落職猶知隨州秩等攻之不已至循州安置未踰嶺而卒人頗冤之

程伊川嘗言醫家有四肢不仁之說其言最近理下得仁字極好

館中一日會茶。有一新進曰。退之詩太孟浪。時貢父偶在座。厲聲問曰。風約一池萍。誰詩也。其人無語。

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書。凡寫七八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於左右給事者。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掊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塗。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磈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則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楡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笑。

常秩之學。尤長於春秋。或問秩孫復之學何如。秩曰。此商君法爾。步過六尺。與棄灰於道者有誅。大不近人情矣。

周重實爲察官。以民間多壞錢爲器物。乞行禁止。且欲毀棄民間日近所鑄者銅器。時張天覺爲正言。極論其不可。恐官司臨迫。因而壞及前代古器。重實之言既不降出。憤懣不平。謂同列曰。天覺只怕壞了

斂兒罄兒。

呂晦叔爲中丞。一日報在假。館中諸公因問何事在假。時劉貢父在坐。忽大言今日必是一箇十齋日。蓋指晦叔好佛也。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怪。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暮矣。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焉。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臥內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神宗時。韓子華爲中丞。劾秦宰臣富弼。人言張茂先爲先帝子。而弼引爲管軍。鄭公丐罷。子華亦待罪。仍牒閤門。更不稱中丞。及不朝參。今中書密同諫議。以爲管軍人無間言。絳欲以危言中傷大臣。事既無根。徒搖衆聽。兼絳舉措顛倒。不足以表率百官。於是子華削職知蔡州。子方亦請外。知荊南。敕過門下。何郯知封駁事。封還。子方乃留。

仁宗時。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以詛人。至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爲疑。梁莊肅曰。殺人以刃。尙或可拒。以詛咒其可免乎。竟殺之。

張堯佐以溫成之故。復除宣徽使。唐質肅時爲御史裏行。爭之不可得。求全臺上殿不許。求自貶不報。於

是劾宰相幷言事官皆附會緘默乃又援致舊臣帝急召二府以其章示之子方猶立殿上梁莊肅爲樞副曰宰相豈御史鷹耶叱使下殿殿上莫不驚愕相視於是貶春州別駕又改英州宰相諫官明日亦皆罷逐

眞宗不豫荆王因問疾留宿禁中宰執亦以祈禳內宿時御藥李從吉因對荆王叱小黃門荆王怒曰皇帝服藥爾輩敢近木圍子高聲以手中熟水潑之從吉者自言與李文定是族人仁宗既卽位從吉使其徒乘間言於上曰頃時先帝大漸八大王留禁中者累日宰執恐有異謀因八大王取金盂熟水李迪以墨筆攪水中八大王疑有毒藥卽時出禁中去上曰不然安有是事若八大王見盂中黑水便不會根究翰林司且渲筆在熟水中也則甚計策當時八大王纔到禁中便要出去却是孃孃留住教只在禁中明日卽去直是無此事必是李從吉唆使爾輩來說上卽位未及一年英悟已如此

余少時嘗與文潛在館中因看隋唐嘉話見楊祭酒贈項斯詩云度度見詩詩摠好今觀標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因問諸公唐時未聞項斯有詩名也文潛曰必不足觀楊君詩律已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類也

韓莊敏一日來予子弟讀書堂徧觀子姪程課喜甚謂門客曰舉業只須做到這箇地位有命時儘可及第自此當令日日講五經依次第觀子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無命時雖工無益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

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寃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西人皆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秦觀南遷。行次郴。迫遇雨。有老僕縢貴者。久在少游家。隨以南行。管押行李在後。泥濘不能進。少游留道傍人家以俟。久之。方嬰珊策杖而至。視少游歎曰。學士學士。他門取了富貴。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甚來陪奉他門。波波地打閑官。方落得甚聲名。怒而不飯。少游再三勉之曰。沒柰何。其人怒猶未已。曰。可知是沒柰何。少游後見鄧博文。言之大笑。且謂鄧曰。到京見諸公。不可不舉似。以發一笑也。

子瞻愛杜牧之華淸宮詩。自言凡爲人寫了三四十本矣。

仁宗時。大名府有營兵。背生肉。蜿蜒如龍。時程天球判大名。囚其人於獄。具奏于朝。上覽其奏。笑曰。是人何罪哉。此贅耳。卽令釋之。後其兵輒死。上頗疑焉。一日。對輔臣言。大名府兵士。肉生于背。已是病也。又從而禁繫。安得不死。又其後。天球在延州累立功。上欲大用。輒曰。向來無故囚人。至今念之也。

元符三年立賢妃劉氏爲后。鄒至完上疏言不當立。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爲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爲妻者。臣僚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爲國。治之則上行下効。難以責人。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爲法。今陛下爲五伯之所不爲者。哲宗讀至此。震怒。詔浩言多狂妄。事實不根。除名勒停。新州羈管。

當時人見至完之貶大峻。而未見其疏。遂有士人僞爲之者。不樂至完者錄其僞本以進。有商干桀紂之語。言至完外以此本矯示於人以邀名。其實非也。上愈怒。故行遣至完嘗所往來之人甚衆。

曾紆云。山谷用樂天語作黔南詩。白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原。山谷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白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飧。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白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顏。山谷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紆愛之。每對人口誦。謂是點鐵成金也。范寥云。寥在宜州嘗問山谷。山谷云。庭堅少時誦熟。久而忘其爲何人詩也。嘗阻雨衡山尉廳。偶然無事。信筆戲書衡寥以紆點鐵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烏有是理。便如此點鐵。

人問卻堯夫人有潔病。何也。堯夫曰。胷中滯礙而多疑耳。未有人天生如此也。初因多疑。積漸而日深。此亦未爲害。但疑心既重。則萬境皆錯。最是害道第一事。不可不知也。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紆嘗以書勸其勿服。山谷答云。公卷疽根在傍。乃不可服。如僕服之。殆是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

山谷之在宜也。其年乙酉。卽崇寧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之樓。聽邊人相語。今歲當鏖戰。取封侯。因作小詞云。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總成風雨去。休休。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似今秋勝去秋。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椅欄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范寥自

吾親見之。

范寥言山谷在宜州。嘗作亥卯未暉肫。又作未酉亥暉肫。寥皆得享之。

王沂公每見子姪語話。學人鄉音。及效人舉止。必痛抑之。且曰。不成登對後亦如此。

李公擇每飲酒至百杯卽止。詰旦見賓客或回書問。亦不病酒。亦無倦色。

老蘇初出蜀。以兵書徧見諸公貴人。皆不甚領略。後有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行殺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做。

忠宣公范堯夫居常正坐。未嘗背靠著物。見客處有數胡床。每暑月蒸濕時。其餘客所坐者。背所著處。皆有汗漬痕迹。惟公所坐處常乾也。公所著衣服。每易以瀚濯。並無垢膩。履韈雖敝。亦皆潔白。子弟書室中。皆坐草縛墩子。或杌子。初無有靠背之物。有一幕客。好脩飾邊幅。其衣巾常整整然。公未嘗以目視之。每遇筵會。公不以上官自居。必再三勉客。待其飲盡而後已。惟勸至此幕客。一舉而退。然此客不悟。每遇赴席。愈更潔其服而進。予每舉此以戒吾家子姪。

王荊公謝公墩詩云。千枝孫嶧陽萬本母淇奧。滿門陶令株。瀰岸韓侯簀。貢父云。不成語。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拈着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范蜀公鎮。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易。惟蘇子瞻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然蜀公甚敬之。

一日有客問公何爲不重黃庭堅。公曰。魯直一代偉人。鎮之畏友也。安敢不加重。又問庭堅學佛有得

否。公曰。這箇則如何知得。但佛亦如何恁地學得。

彭汝礪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婦。有姿色器資。承順惟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索紙筆。大書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以往。不打這鼓。投筆而逝。

晏文獻公爲京兆。辟張先爲通判。新納侍兒。公甚屬意。先字子野。能爲詩詞。公雅重之。每張來。即令侍兒出侑觴。往往歌子野所爲之詞。其後王夫人寖不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碧牡丹詞。令營妓歌之。有云。望極藍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之句。公聞之憮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亟命於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侍兒。既來。夫人亦不復誰何也。

陳瑩中云。嶺南之人。見逐客。不問官高卑。皆呼爲相公。想是見相公常來也。

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名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服公之捷對。

裕陵嘗因便殿與二三大臣論事。已而言曰。嘗思唐明皇晚年。侈心一搖。其爲禍有不勝言者。本朝無前代離宮別館游豫奢侈。非特不爲。亦不暇爲也。蓋北有狂虜。西有黠羌。朝廷汲汲然左枝右梧。未嘗一日不念之。二虜之勢所以難制者。有城國。有行國。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國之所有矣。比之漢唐。最爲強盛。大臣皆言陛下聖慮及此。二虜不足撲滅矣。上曰。安有撲滅之理。但用此以爲外懼則可。

溫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於讀書堂危坐終日。常作小詩。隸書梁間

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回人簡有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

石曼卿一日在李駙馬家。見楊大年寫絕句詩一首云。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後書義山二字。曼卿笑云。崑裏沒這般文章。塗去義山字。書其榜曰牧之。蓋兩家集中皆載此詩也。此詩佳甚。但頗費解說。

熙寧四年。呂誨表乞致仕。有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憚跼蹜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偸生。不俟引年而還政。於戲。獻可之論。可謂至矣。

周穜言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來。黃門倉卒取至。誤觸上幞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鬇頭撮數小角兒。黃門者震懼。幾不能立。旁有黃門取幞頭以進。上凝然端坐。亦不怒。亦不問。既退。押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是錯。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又言一日輔臣簾前論事甚久。上忽顧一小黃門。附耳與語。小黃門者既去。頃之復來。亦附耳而奏。上忽矍然而興。俄聞御屏後。小鑼鈸之聲交作。須臾卽止。上復出。一黃門抱上御椅子。再端拱而坐。直待奏事畢乃退。太皇亦顧上笑。

章子厚爲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其門人林特者。亦鄉人也。以詩爲壽。子厚晚於座上取詩以示客。且指其頌德處云。只是海行言語。道人須道著乃爲工。門人者頗不平之。忽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爲之。既而又以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後。是甚模樣。滿坐烘然。

章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爲人救止。其後朝士頗聞其事。蘇子瞻嘗與子厚詩。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之語。子厚謂其譏己也。頗不樂。

熙寧中。有薦華山陳戩者。博學知治亂大體。三十年不出戶庭。鄉人有不識者。云是希夷宗人。既對便坐。上先覽其所進時議。甚喜之。至是命坐賜茶。戩乃趦趄皇恐。謝不敢者再三。云上有鴟尾。乞陛下暫令除去。上使之退。左右皆掩笑。上亦不怒。對輔臣亦未嘗言及。一日忽有旨。賜束帛令還山。

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爲相。實錄國史皆載。陶穀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言之甚詳。皆言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於他處。後寖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如前兩書。今館中有其名而亡其書也。頃時尚見其他小說往往見。今皆爲人節略去。人少有知者。知亦不敢言矣。

予一日道過毗陵。舍於張郎中巷。見張之第宅雄偉。園亭臺榭之勝。古木參天。因愛而訪之。問其世家。則知國初時有張佖者。隨李煜入朝。太宗時。佖在史館。家常多食客。一日。上問卿何賓客之多。每日聚說何事。佖曰。臣之親舊。多客都下。貧乏絕糧。臣累輕而俸有餘。故常過臣飯。止菜羹而已。臣愧菲薄。而彼

更以爲羹美故其來也不得而拒之七日上遣快行家一人伺其食時直入其家佖方對客飯於是卽其座上取一客之食以進果止糲飯菜羹仍皆麤瓷陶器上喜其不隱時號菜羹張家佖三子益之昷之查之皆嘗爲郎官至今彼人呼其所居曰張郎中巷

唐子方爲人剛直既參大政與介甫議事每不協嘗與介甫議殺人傷者許首服以律案問免死爭於裕陵之前介甫強辯上主其議子方不勝憤懣對上前謂介甫曰安石行乖學僻其實不曉事今與之造化之柄其誤天下蒼生必矣上以其先朝遺直驟加登用亦不之罪既而子方疽背而死方其病革車駕幸其第以臨問之子方已昏不知人忽聞上至開目而言曰願陛上早覺悟可惜祖宗社稷教安石壞却上首肯之問其家事無一言及薨又幸其第見其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以賜其家上有昭陵御題直哉若人爲國砥柱八字印以御寶下有昭陵御押字予嘗親得見焉其家傳有云子方一日見介甫誦華嚴經因勸介甫不若早休官去介甫問之子方曰公之爲官止是作業更做執政數年和佛也費力介甫不答一日子方在朝假介甫乃以子方之言白于上將以危之上大笑而止

紹聖改元九月禁中爲宣仁作小祥道場宣隆報長老陞座上設御幄於旁以聽其僧祝曰伏願皇帝陛下愛國如身視民如子每念太皇之保祐常如先帝之憂勤庶尹百僚謹守漢家之法度四方萬里永爲趙氏之封疆既而有僧問話云太皇今居何處答云身居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當時傳播人莫不稱歎於戲太皇之聖華夷稱爲女堯舜方其垂簾每有號令天下人謂之快活條貫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初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賫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仙

嘗聞祖父言每歲三月二十八日四方之人集于泰山東嶽祠下謂之朝拜嘉祐八年祖父適以是日至祠下言其日風寒已如深冬時至明日地皆結冰寒甚幾欲裂面墮指人皆閉戶道無行迹日欲入忽聞傳呼之聲自南而北儀衛雄甚近道人家有自戶牖潛窺者見馬高數尺甲士皆不類常人繖扇車乘皆如今乘輿行幸望廟門而入廟之重門皆洞開異香載路有丈夫絳袍幞頭坐黃屋之下亦微聞警蹕之聲亦有言去朝眞君回來又有云眞君已歸皆相顧合掌中夜方不聞人語又明日天氣復溫皆揮扇而行後數日方聞昭陵其日升遐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

杜少陵宿龍門詩有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爲閎黃魯直對衆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周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以言侵侮之一日梁戲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捷雖一時戲言而大年不五十而卒

今上初登極羣臣班列在庭忽一朝士大叫數聲仆地不知人扶未出殿門氣已絕

予頃時於陜府道間舍於逆旅因步行田間有村學究教授二三小兒閑與之語言皆無倫次忽見案間

有小兒書卷。其背乃蔡襄寫洛神賦。已截爲兩段。其一塗汙已不可識。問其何所自得。曰。吾家敗籠中物也。問更有別紙可見否。乃從壁間書夾中取二三十紙。大半是襄書簡。亦有李西臺川牋所寫詩數紙。因以隨行白紙百餘幅易之。欣然見授。問其家世。曰。吾家祖亦嘗爲大官。吾父罷官歸。死于此。吾時年幼。養於近村學究家。今從而李姓。然吾祖官稱姓名。皆不可得而知。頃時如此紙甚多。皆與小兒作書卷。及糊窗用了。會日已暮。乃歸旅舍。明日天未明即登塗。不及再往。至今爲恨也。

先公嘗言頃見李公擇云。曾於高郵道上。時正午暑。見臨清流有竹籬茆屋。望之極雅潔。前有脩竹長松。二道士臨流奕棋於松陰間。其一疎髯秀目。其一美少年。肌體如玉。見公擇來。皆欣然。然與之語。則凡俗鄙俚。入其茅屋下。往往堆積蔓菁。罌缶之類。觀其寢處穢汙。如僕廝然。忽問予能飲否。予曰。粗能之。其少年道士徐起取酒。既而酒如米泔。且將臭敗。於樹間摘小毛桃子數枚。置案上。予疑其仙也。乃危坐斂衽。滿引不敢辭。其盛酒物。乃一大盆。飲於破陶器中。徐顧予僕曰。此人亦得。乃與之酒一陶器。二道士先醉。長嘯而入。予愈疑焉。既別數里許。詢道旁人家。曰。二人者。里胥之子也。在城中出家。今其父死。歸謀還俗而分其家財耳。

慶曆中。胡瑗以白衣召對。侍邇英講易。讀乾元亨利貞。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臨文不諱。後瑗因言孟子。民無恆產讀爲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一字。蓋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積久而讀熟。雖曰尊經。然坐斥君父之名。亦未爲允。上嘗詔其修國史。瑗乃避其祖諱。不拜。

舊制講讀官坐而講讀別置書策於御案上仁宗忽一日講讀官已班立竢上出久之忽有內侍官自御屏後出大聲曰有聖旨今後講筵官起立御案前講讀自是遂爲定制至神宗朝王安石爲侍讀以言道之所存請復賜坐有旨下禮官議韓維以謂當賜坐劉攽以謂不可紛爭不已議於上前維曰今有時禁中宣長老說法猶陞高踞坐吾儒講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乃獨不得坐耶攽曰彼髡徒何知自是朝廷不約束耳維讀聖人書乃亦欲如彼髡無君臣上下乎安石非爲道爲己重耳於是安石之請不行至元祐初程頤復請坐講太皇曰皇帝幼沖豈可先教改動前人制度有旨令不得行

今皇帝卽位之明年范純仁卒其遺表有曰伏願陛下淸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攄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正邪之歸搜抉幽隱以盡才人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毋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毋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敍尙使存沒猶玷瑕疵又復不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不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聽此李之儀端叔之文也上令大書此表留禁中章惇由是再貶雷州司戶端叔後坐黨籍終身廢棄

黃庭堅宜州之貶也坐爲承天寺藏記

張舜民彬州之貶也坐進兵論世言白骨似山沙似雪之詩此特一事耳兵論近於不遜矣舜民嘗因登對云臣頃赴潭州任因子細奏陳神宗感疾之因哲宗至於失聲而哭

元符二年十二月一日。水開五丈河。數處波浪湧起。亦有聲如潮水高丈餘。數日而止。

富丞相一日於墳寺鬻度一僧。貢父聞之笑曰。彥國壞了幾箇才度得一箇。人問之曰。彥國每與僧對語。往往獎予過當。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攷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乎。皆大笑。然亦莫不以其言爲當。

趙悅道罷政閑居。每見僧至。接之甚有禮。一日一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却與閑退之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皇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爲通。士人謂閽者曰。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尙。閽者曰。尋常來相見者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只是重他袈裟。士人者笑曰。我這領白褊直是不直錢財。閽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便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

元祐五年。先公爲契丹賀正使。虜主問范純仁今在朝否。先公曰。純仁去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又問何故教出外。先公云。純仁病足。不能拜。暫令補外養病爾。又問呂公著如何外補。先公云。公著去年卒于位。初不曾外補。乃咨嗟曰。朝廷想見闕人。先公曰。見不住召用舊人。先是虜主聞先公言。純仁以足疾外補。乃回顧近立之人微笑。先公既北歸。不敢以是載於語錄。嘗因便殿奏陳。上微語曰。因通書說與純仁著。未幾先公捐舍。八年純仁再入相。上首以此告之。且曰。曾令李某通書說。純仁曰。不曾得書。

頃時都下有一賣藥老翁。自言少時嘗爲尚書省中門子。門旁有土地廟。相傳爲大將軍廟。靈應如響。廟有斷碑。題額篆漢大將軍王公之碑。龕在壁間。堂後官香燭牲酒無虛日。亦霑及閽者。每有一除拜。必先示朕兆。一夜聞羣鬼聚語。或哭或笑。或曰。他運既當限。只得此來。怎柰何朝廷去裏。一曰。社稷如此。又待如何。其一曰。改東作西。幾時定疊。至曉方不聞聲。不數日。果有拜相者。

元祐五年。文太師自平章軍國重事。致政而去。初。潞公再入。劉摯於簾前言王同老所入劄子。皆文彥博教之。乞行下史官改正。宣仁曰。此大不然也。吾於此事熟知之矣。仁宗時。乞立英宗爲嗣者。文太師也。後策立英宗者。韓相公也。功不相掩。不須改史。宣仁既退。歎曰。劉左丞幸是好人。何故如此。摯既相。故潞公力求退。麻既入。御批紙背有云。音聲不遐。尚有就問之禮。几杖以竢。竚陪親祀之朝。勿以進退之殊云云。後學士院入此五句。下添而廢謀猷之告。潞公年九十二。至紹聖五年卒。公逮事四朝。七換節鉞。爲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知永興大名秦州者再。兩以太師致仕。五判河南。出將入相者五十餘年。可謂功德兼美。既而黨論興。無所不有矣。

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罷。坐父死不葬。後莘老作家廟記自辯。劉器之爲其集之序。

建中靖國辛巳。都下有一僧。行誦法華經。晝夜不停聲。雖大雨雪亦然。行步極緩。問之不應。招之不來。有人隨其後。行亦無止宿處。每誦數十句。卽長歎一聲曰。怎柰何無人知者。

元祐丁卯十一月雪中。予過范堯夫於西府。先有五客在坐。予既見。因衆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

中無火。坐久寒甚。公命溫酒來。公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暢。

或問范景仁何以不信佛。景仁曰。爾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後爲信耶。

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是。

裕陵嘗問溫公。外議說陳升之如何。溫公曰。二相皆閩人。二執政皆楚人。風俗如何得近厚。又問王安石如何。溫公曰。天資僻執。好勝不曉事。其拗強似德州。其心術似福州。上首肯微笑。又嘗稱呂惠卿美才。溫公曰。惠卿過於安石。使江充李訓無才。何以動人主。

司馬君實與呂吉甫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紛拏。上曰。相與講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君實氣貌愈溫粹。而吉甫怒氣拂膺。移時尚不能言。人言一箇陝西人。一箇福建子。怎生斷合得著。

趙先生。蔡州人。後往來無定。蘇子由諸公極愛重之。嘗言人將發。不惟門戶有旺相。視僕史輩亦可知。洛中士大夫家僕史。往往皆官樣。吾嘗觀主人將與。其僕史輩必氣宇軒昂。仍忠勤不爲過。主人將替。僕史輩縱不偷錢。便一身疙瘩。周世宗與本朝藝祖。方潛龍時。識者識其門下人。皆是節度使。

趙先生能使人夢寐中隨其往。以觀地獄寶靈長老不信。欲往觀之。先生與之對趺坐。命長老合眼正念。人視之。二人皆已熟睡。鼻息如雷。俄頃而覺。長老者流汗被體。視先生合掌作戰悸之狀。人問之。皆不答。但亟遣人往州橋問銀鋪李員外如何。既而人回曰。今早殂矣。明日長老遂退院而去。

京師慈雲有曇玉講師者。有道行。每爲人誦梵網經。及講說因緣。都人甚信重之。病家往往延致。一日。與趙先生同在王聖美家。其僧方講說。趙謂僧曰。立爾後者何人。僧回顧愕然者久之。自是僧彌更修謹。除齋粥外。粒米勺水不入口。人有招致。聞命卽往。一錢亦不受。

熙寧壬子九月。華山阜頭嶺崩。聲震數十里。西嶽祠門戶皆震動。鐘鼓成聲。陷千餘家。有大石自立。高四丈。周百八十尺。

今宣德門卽正陽門。自明道元年十二月改此名。今得七十年。民間但呼正陽門也。

明肅既上賓。時遺誥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軍國大事內中商量。閤門促百官班賀皇后。時蔡齊爲中丞。厲聲叱曰。誰命汝來。不得追班。閤門吏皇懼而退。既而執政入奏。今皇帝二十四歲。何必更煩太后垂簾。豈有女后相繼之理。議未定。御史龐籍奏言。適已將垂簾儀焚了矣。敢有異議。請取旨斬于庭。左右震慄。后自屏後曰。此間無固必。於是刪去遺誥中內中與皇太后商量一節。當時倉卒中。寔自蔡齊先發之。

劉貢父言。每見介甫道字說。便待打諢。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凡有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因問墨智墨

尤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卽令祕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板尋檢。果得之。上極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

程頤一日在講筵曰。聞有旨召江西僧元某。不知何爲。秦陵曰。聞其有禪學。故召來。欲一見之。頤曰。臣所講者。君臣父子仁義道德性命之說。盡在此矣。不省陛下以何爲禪也。上不語。頤又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元某之名。如何得達。上復不語。既罷講。頤卽移書兩省諫坡。謂豈可坐視而不救。不惟負兩宮之委任。抑且負先帝之厚恩。於是頤稱病在假。太皇夜遣使至頤家。密傳旨云。皇帝既服不是。說書且看先朝面。明日早參。既朝參。又明日當講。既講畢欲退。一中官附耳密奏數語。上曰。風露早寒。可共飲蘇合酒一杯。酒未至。上曰。前日召江西僧。何益於治道。已令更不施行。頤曰。人主好佛。未有不爲國家之害。陛下知之。社稷幸甚。越數日。又因講次。頤復奏陳曰。梁武帝英偉之姿。化家爲國。史稱其生知淳孝。篤學勤政。誠有之。終其身無他過。止緣好佛一事。家破國亡。身自餒死。子孫皆爲侯景殺戮俱盡。可不深戒。上曰。前日江西召禪僧。已曾說與卿更不施行。頤曰。願陛下取梁武帝紀一看。不然。臣當摭其要而上之。上曰。想是如此。卿必不妄言。

近侍一從官。其父本胥也。屢典大藩府。其治刻木鞫極嚴。少有過舉卽黥配。親舊有勉之者。則曰。吾豈不知。但吾爲民父母之官。豈可見病民者坐視而不治也。其爲郡所至有聲。其父年九十二方卒。官封至宣奉大夫。

張先京師人有文章尤長於詩詞其詩有浮萍斷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之句膾炙人口又有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風弄鞦韆影之詞人目爲張三影先字子野其祖母宋氏孝章皇后親妹也祖遜因是而貴太宗朝爲樞密副使子野生貴家刻苦過於寒儒取高科甫改秩爲鹿邑縣以死歐陽永叔雅敬重之嘗言與其同飲酒酣衆客或歌或呼起舞子野獨退然其間不動聲氣當時皆稱爲長者今人乃以張三影呼之哀哉歐公爲其墓銘

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庭堅一日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來胷中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譁呼只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公不悅

神宗一日在講筵既講罷賜茶甚從容因謂講筵官數日前因見司馬光王昭君古風詩甚佳如宮門銅鐶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縣讀之使人愴然時君實病足在假已數日矣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曰此詩不無深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卿曰未嘗見此詩適但聞陛下舉此四句爾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

往見曾子固家有五代政要一百卷今人家難得之頗恨無筆力傳寫嘗愛世宗自改賜江南書有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語意雄偉眞得帝王大體蓋是嗣王欲削尊稱求緩師也

黃庭堅年五歲。已誦五經。一日問其師曰。人言六經。何獨讀其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庭堅曰。於是何言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其父庶喜其警悟。欲令習神童科舉。庭堅竊聞之。乃笑曰。是甚做處。庶尤愛重之。八歲時。有鄉人欲赴南宮試。庶舉同舍餞飲。皆作詩送行。或令庭堅亦賦詩。頃刻而成。有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錢穆父嘗言。頃在館中。有同僚曹姓者。本醫家子。夤緣入館閣。不識字。且多犯人。錢一日因誦子瞻詩。曹矍然曰。每見諸公喜此人。不知何謂。或言其文章之士也。曹曰。吾近得渠作詩。皆重疊用韻。全不成語言。錢恐人作僞。命取以觀之。乃子瞻醉中寫少陵八仙歌。錢曰。此少陵詩。子瞻寫耳。曹曰。便老陵也好喫棒。一日諸公過其家。觀其所藏書畫。其家多貲。雖眞贋相半。然尤物甚多。有虞世南寫法華經。褚河南寫閑居賦。臨蘭亭。云其父得於天上。蓋錫賚之物也。諸公愛玩。不能去手。又有閻立本粉畫羅漢橫軸。上各有贊。字畫皆眞楷可喜。乃唐時帝王御製。不知何帝所作。皆有小長印御製之寶。兩頭皆尖。如橄欖核狀。外標首題云。應眞橫軸。曹問坐客何故爲應眞。或對曰。眞卽羅漢也。曹曰。好好地團甚謎。亟命易去。自題云。十八大阿羅漢。或言應眞橫軸四字。亦是名人書。

晏臨淄。臨川人。其未生時。有仙人曹八百見其父。因謂之曰。上界有眞人當降汝家。自是其家日貧。臨淄公既顯。其季弟顗。自幼亦如臨淄公警悟。章聖聞其名。召入禁中。因令作宮沼瑞蓮賦。大見稱賞。賜出身。授奉禮郎。顗聞之。走入書室中。反關不出。其家人輩連呼不應。乃破壁而入。則已蛻去。案上有紙。大

書小詩二首。一云、兄也錯到底。猶誇將相才。世緣何日了。了却早歸來。一云、江外三千里。人間十八年。此行誰復見。一鶴上遼天。其年十八歲也。章聖御篆神仙晏顥四字賜其家。

李覯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文。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丈人尚自爲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莫不絕倒。

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時正春時。營妓皆在後圃賣酒。相與至筵前聲喏。君謨留以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併酒擲于案上。作皇懼之狀。踰牆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酤酒處。幾多鳴艣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既而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覯本無士行。輒筵賓筵。詆釋氏爲妖胡。指孟軻爲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誅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也。君謨後每會客。必以示坐上。以供一笑云。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爚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

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云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斷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去失酒器之類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坐皆絕倒

劉貢父平生不曾議人長短人有不韙必當面折之雖介甫用事諸公承順不及惟貢父屢當面攻之然退與人言未嘗出一語人皆服其長者雖介甫亦敬服之

黃魯直嘗云高祖紀恐能薄止是才能之能合作奴登切孟堅不必解說彼音奴來切者三足驚也徐浩詩法士多壞能却在來字韻押乃是僧似驚爾

予嘗見蘇子瞻一帖云歲行盡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青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愧一日對貢父舉此貢父云前數句是夜行迷路誤入田螺精家中來

黃育字和叔魯直叔父也爲童兒時其伯氏長善將諸兒出行天驟雨長善問諸兒日在雨落翁婆相撲是何語和叔曰陰陽不和也時年七歲矣

朱康叔送酒與子瞻子瞻以簡謝之云酒甚佳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蓋俗謂主者自飲之酒爲不出庫范堯夫帥陝府有屬縣知縣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憩既飯步行廊廡間見一僧房頗雅潔闃無人聲案上有酒一瓢知縣者戲書一絕於窗紙云爾非慧遠我非陶何事窗間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臥看風

竹影蕭蕭。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縣。理屈坐罪。明日。其僧乃截取窗字黏於狀前。訴于府。且曰。某有施主某人。昨日攜酒至房中。値某不在房。知縣既至。施主走避。酒爲知縣所飲。不辭。但有數銀盃。知縣既醉。不知下落。銀盃各有鐫識。今施主追某取之。乞追施主某人。與廳吏某人鞫之。堯夫曰。爾爲僧。法當飲乎。杖而逐之。且曰。果有失物。令主者自來理會。持其狀以示子姪輩曰。爾觀此安得守官處不自重。卽命火焚之。對僚屬中。未嘗言及。後知縣者聞之。乃修書致謝。堯夫曰。不記有此事。自無可謝。還其書。

張子顏少卿。晚年嘗目前見白光閃閃然。中有白衣人如佛相者。子顏信之彌謹。乃不食肉。不飲酒。然體瘠而多病矣。時泰陵不豫。汪壽卿自蜀入京。診御脉。聖體極康寧。壽卿醫道盛行。其門如市。子顏一日從壽卿求脉。壽卿一見大驚。不復言。但授以大丸數十。小丸千餘粒。祝曰。十日中服之。當盡。却以示報。既數日。視所見白衣人衣變黃。而光無所見矣。乃欲得肉食。又思飲酒。又明日。俱無所見。覺氣體異他日矣。乃詣壽卿以告。壽卿曰。吾固知矣。公脾初受病。爲肺所尅。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氣一不固。自然有所睹。吾之大丸。實其脾。小丸補其心。肺爲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其病自當愈也。子顏大神之。因密問所診御脉如何。壽卿曰。再得春氣。脉當絕。雖司命無如之何。時元符改元八月也。至三年正月。泰陵晏駕。壽卿後入華山。年已八十餘矣。

昭陵上仙之日。金陵城外有人聞數千百人吹簫聲。自空中過。久之方寂然。

崇寧改元之明年。蔡丞相旣遷左揆。首令議天下州縣皆建佛刹。以崇寧爲額。時石豫爲中丞。其門人陳確賢士也。夜過豫。問豫曰。中丞豈可坐睨豫曰。少待數日。看行與不行。未幾。豫招確謂之曰。前夕之言。今早已納劄子矣。上甚喜。乃是乞詔州郡仍置崇寧觀。

崇寧三年四月。大內火。宰輔請以司馬光等三百九人姓名。大書刻石於文德殿門。謂之元祐黨人。凡元符三年應詔直言人爲邪等。附黨籍於刑部。云以禳火灾。其年罷科舉。頒三舍法於天下。

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廟庭。坐顏孟之下。十哲之上。駕幸學。親行奠謁。或謂安石巍然而坐。有所未允。蔡知院元度曰。便塑底也不得。

四年正月。元度引兄嫌以資政知河南府。送車塞道。凡三日始見。絕賓客然後得行。禁中給賜之人。絡繹於路。觀者榮之。

明年。彗星見。其長亘天。禁中牖戶洞明。與其他處不同。連夜詔毀文德殿門石籍。宮門方開。有旨取刑部籍入。或云亦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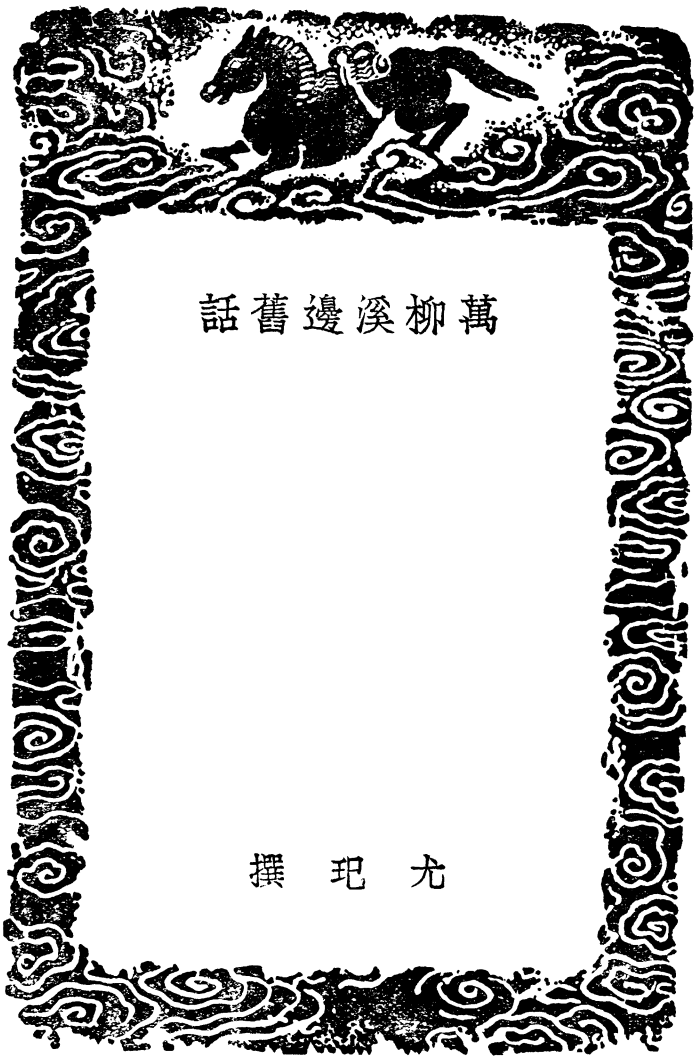
後跋語

先大父國史在館閣最久，多識前輩。嘗以開見著館祕錄、曝書記，幷此書爲三。仍歲兵火，散失不存。近方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因手抄藏示子孫。暲老矣，未知前二書尙及見乎。建炎四年歲在庚戌，孫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賜紫金魚袋暲書。

四庫全書提要

道山清話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說郛摘其數條刻之。題曰宋王暐。案書末有暐跋語。云先大父國史在館閣最久。多識前輩。嘗以聞見著館祕錄、曝書記。幷此書爲三。仍歲兵火。散失不存。近方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因手鈔藏示子孫。後題建炎四年庚戌。孫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賜紫金魚袋暐書。則撰此書者乃暐之祖。非暐也。周煇清波雜志稱成都富春坊火詩。乃洛中名德之後號道山公子者所作。亦不言其姓氏。書中記元祐五年。其父爲賀遼國正旦使。論范純仁、呂公著事。歸奏哲宗。哲宗命寄書純仁。後純仁再相。哲宗問曾見李某書否。則撰此書者李姓。非王姓也。然考李燾通鑑長編。是年八月庚戌。命吏部郎中蘇注、戶部郎中劉昱爲正旦使。供備庫使郭宗顏、西京左藏庫副使畢可濟副之。後郭宗顏病。改遣西頭供奉官閤門陸孝立。無李姓者在其閒。而所稱去年范純仁出守潁昌。呂公著卒於位事。考二人本傳。實均在元祐四年。則五年字又不誤。不審其何故也。或蘇字劉字傳寫譌爲李歟。所記終於崇寧五年。則成書當在徽宗時。書中頗詆王安石之姦於伊川程子及劉摯亦不甚滿。惟記蘇黃晁張交際議論特詳。其爲蜀黨中人。固灼然可見矣。其書皆記當代雜事。王士禎居易錄嘗譏其誤以兩張先爲一。今考歐陽修集張子野墓誌銘。蘇軾集張子野詩集跋及定風波引。士禎之說信然。又所記陳彭年對眞宗墨智墨允出春秋少陽事。稱上令祕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云云。其說頗誣。案春秋

少陽篇。隋唐志已不著錄。彭年安得見之。宋祕閣又何自有之。今考皇侃論語疏、陸德明經典釋文、邢昺論語疏。皆引春秋少陽此條。其時尚未有昺疏。彭年所舉。非陸氏書則皇氏書耳。是則傳聞者失實。此書因而誤載也。



萬柳溪邊舊話

尤玨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學海類編知不足齋叢書
皆收有此書知不足本有
校注故據以排印

萬柳溪邊舊話

宋　知非子九　玭君玉撰
門人張雨書諱

始遷祖贈待制公諱叔保自晉江避難入吳往來吳中諸郡未有定處嘗同王樞密康靖公游浮玉山宿壯繆侯祠中以卜居求夢夜夢侯手賜錫器器中書一成字覺以告康靖康靖曰器者器皿也皿上著一成字錫者常之西南有錫山神明賜公錫器意者俾公居無錫而子孫盛乎始祖遂領神意定居錫之許舍山中（文藻案毘陵志許舍在無錫縣西南六十里開化鄉二十七都）命子孫世世奉壯繆侯香火

待制公徙手入吳以正直名世搢紳多厚遇之性最穎善書尤長方丈扁額字間以繪畫自娛求者必厚價然後落筆故晚年頗雄於財園亭池館爲一時絕勝

許舍山中祖基乃買江氏敝居而新之者也東偏楠廳三間壯偉高敞玉蝶梅四十二樹環遶之待制公善書書環玉堂三字於梁間後文獻公諱燁（○文藻案通志有之）於紹聖元年舉漸榜登第四十二歲而入玉堂四十二樹之兆也（事詳居墓志中文獻公生宋神宗熙寧七年八月朔日）

待制公嘗游福勝禪寺少飲即醉午睡一竹榻既覺有長眉老僧坐其傍告公曰吾居鳳凰山禪定百年傳先師相氣之法見先生左鼻氣如松右鼻氣如雲此身後清貴永永留名子孫貴盛罕有其比但不及親見之耳相與結納而別後果如老僧之言今公不遷之祠扁雲松堂蓋自定也

許舍山多許氏。文藻案毘陵志云。許舍山在縣西南二十五里。羣峯盤旋。結爲深谷。宋蔣待制譜。許顯祖德之。施侍郎恂。尤禮部袤。皆卜居焉。○又案前云許舍在縣西南六十里。此云山在西南二十五里。殆山近而鄉遠也。卜居不始於袤。志特舉其最著耳。有修吾先生精於禮樂。文獻公師事之。先生卽選爲長壻。愛同諸子。公後與修吾長子少卿公德之同年舉進士。又與德之相繼拜司封郎中。人以爲奇。

許舍山深多虎。童男女晝亦不敢出戶。待制公憂之。乃命蒼頭拾棟子數十斛。預作大繩。以棟子置繩股中。埋於山之四圍。不四五年。棟樹長大如城。圍山中人號爲棟城。相與出貲造四門於四方。曉開夜閉。虎遂不敢逾城而入。山中人德公。世世尸祝之焉。

關侯祠凡三易。後定築於青楓巖下。祠後潭水清澈可愛。另立一方亭對潭。扁曰雲留亭。題兩邊柱曰。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皆待制公手筆。待制公奉關侯不異祖先。朔望必拜。餘日隔三五日必來灑掃虔揖。培灌竹木。故竹木比他山麓更森蔚可愛。春秋多游人。亦有進關侯香者。待制公晚年畏寒。愼於出戶。已經一月不入祠。一日微雪中肩輿而來。以襄拂侯像之塵。侯兩顴若有汗者。待制公以爲漉掃之役。誤以水及像。乃手拭之。既乾。稍久復有。心甚疑之。不覺淚下。速歸便臥。疾一月而終。正除夜也。上事閻譜載之更詳。

待制公生二子。皆洪夫人出也。長有終公諱大成。年二十四而娶范貞節。娶二年而舉子陽秋公。諱申。范貞節年十九。而有終公歿。貞節水漿不入口。哭泣二日。懷陽秋公付少姑徐氏曰。姑無子。以我子爲子可也。徐將問故。貞節持夫故佩劍自刎死。有司如例給粟。養陽秋公而表其墓。少姑待制公妾。

有終公母弟無已公，諱太公生有俠氣。鄰右許氏婦與人私同謀殺夫。里宰白其事。有司不明。置里宰罪。公捐數十金爲贖之。一夕。瞷知許婦與私夫同處於樓。公素有勇力。乃持刀躍入樓。破其戶。斬二人以出。出而遇一僧持燈夜歸者。雅識公。公懼變服逃於蕩東西僖里。子文獻公借蘇州籍薦名淮漕。不第復歸里中。明年州薦始登進士。

陽秋公與從弟文獻公同年月生。公長十日耳。以母范貞節死於劍。戒家人不得殺牲。人殺者亦不食。人稱爲清素道人。終其身不忍服紵綺等衣。從弟官日尊。得推恩歲以公名進。公不應。布素食淡自如。年三十而生子。贈少師公，諱時亨。遂與鄒夫人別居。公一生未嘗近二婦也。鄒夫人年百有四歲而卒。贈少師公，字逢盛，號雲耕。奉父母有曾參之譽。承祖父高貲。喜任達。傾財結客。多樂與賢豪貴人游。里有蕭氏者。先世皇胄。富冠一郡。放利行勢。則有之。未嘗爲盜也。富爲衆怨。一邑之人。共指湖中爲盜。一家六十餘人。考掠成獄。待死。時文獻公官尊矣。知其冤而不與白。公乃傾家產爲蕭白之。遂以勞瘁卒。年四十有五。室耿夫人一慟亦卒。公與耿夫人同年同月生。只不同日耳。而卒則無不同。人咸異之。

文獻公二姊。皆適葛氏兄弟也。二子各生四男。皆有文章盛名。江左稱葛氏八龍。勝仲、次仲同登何昌言榜進士。後文獻公一科耳。師仲、正仲繼之。亦一時衣冠之盛。而其後舉者亦十餘人。咸得外家之教。

文獻公年二十一歲。登哲宗紹聖元年進士。以薦試學官高等。除教授。凡三轉至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遷司封郎。進太常卿。兼諭德。累除國子祭酒中書舍人給事中。久之拜兵部尚書。尋知樞密院事。除

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加少保致仕年八十五薨贈少師謚文獻
文獻公有鈔寫義子平眞自孩時卽茹素便利可喜侍公頗指當意公甚愛之眞年十九公出重貲取沙頭王氏女爲妻明年八月十五子時王氏產一女從左脅下出舉家往視之無不驚愕其脅開縫三月餘始沒尙有丹線一大條久之可驗所產女名曰佛奴慧悟異常面貌端麗方五歲舉動如成人至秋漸不食形體日小一日八月十五子時其母丹線忽開女便躍入母腹卽痛死公命以僧家法焚之築一小塔於赤石嶺葬焉平眞日夜思念妻女不兩月亦死
文獻公末年雖遷居東帶河上世祠猶在許舍山一日守第人聞祠堂中哭聲甚高明日開戶視之神主前大銅鑪裂爲八塊人以爲不祥至八月廿八日文獻公無疾而薨
工部侍郎九龍公諱著字少蒙文獻公長子生而右手六指四歲時尙未能言秋日從母張太夫人往東門迴溪莊塗遇老僧忽前抱公曰六指禪師其生於此乎又落富貴劫矣公曰別來安善相對而泣自此能言其敏慧非人所能及公爲姑蘇王寺丞壻多游肯臺虎丘之間二十八以蘇籍登第甫着緋車徙於鵝湖西僊里更號西僊居士再修覺林寺時時謝事而游處焉一日在寺忽見老僧復來而公卒於寺左先祠中
工侍公紹興二年第二名進士（文藻案是年張九成榜通志有著名毘陵志無之）有文名嘗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檢討官擢博士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由禮部郎中爲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權工部侍郎以疾致

仕。

工侍公致仕後。徙居鵝湖。既創大第。復築名園。以其餘力。改造覺林寺。寺傍創文獻公祠堂五楹。自爲之記。鑿石樹祠中。記曰。覺林在吾西偪。吾家爲檀越者百年。大觀初。先文獻公致政歸。寺適傾圮。廓而新之。予時爲童子。嘗從先公游寺中。寺中僧輒坐先公。銜杯賦詩。酋連忘返者恆數日。比余既冠。假寺以讀。僧之坐我酒我者。視昔逾密。予若將終身樂焉。後釋褐官行在所時。偷簿書暇。過西湖之上流。憩諸刹。恍然覺林舊境也。然心之悶沈萬萬矣。已念吾大人投紱而歸。歸未數年而先公棄世。既葬。僧淵來謁。請以其旁院五楹。奉先公香火。卽先公嘗坐而飲者。余感其意。復出金置田三頃畀之。俾爲醮燭費。時時展拜先像。暇與僧觴詠翩翩然少年佳思。一旦復也。恨先公坐臨其上。不能觴詠如舊日耳。間語淵曰。吾再世有德於寺僧。爾寺僧亦奉我先公香火如孫子。此誠左右手不可背也。願鐫石壁間。示我後人。無替先公之志。俾寺之或毀而不能新也。僧或散之四方而不能使復也。爾寺僧亦庋祠事。世相守無相忘。嗟乎。一切有爲。咸如夢幻。夢而覺焉。安知覺林之爲色邪空邪。余之貪癡。乃諄諄於世守。淵當戒我曰。檀越何久不起矣。然余以先公之故。不能忘情也。聊爲之銘。銘曰。茫茫苦海。有此覺林。釋我吏事。來聽梵音。不同者道。有契者心。心之感矣。言念昔今。在昔先公。策杖茲尋。今也何之。肖像余臨。華燈明滅。青篆浮沈。庭賓啼鳥。簾迓遙岑。既瞻既拜。亦詠亦斟。爾賡我詛。滌此塵襟。笑回遠社。知結牙琴。願言永承。（一作疑示後之訛。）世講議彌深。我銘未俊。式也如金。

國子公諱泰時資稟神異一目十行嘗舉博學宏詞除國子監主簿不赴志樂幽寂多從高僧道士游嘗得王八百井中儲丹如璧如月盡食之徧游名山更名道元號浩光道人歷數年不返人以爲死矣至乾道中年已百餘歲乃一旦還家童顏黑髮無異少年子孫皆亡獨兩曾孫在侍奉又二十年無疾化去化五日聞棺中呼人名速開之惟有一履一玉冠耳公乃工侍公從弟也邑志有傳

閩僧普明喜爲人相葬地文簡公諱夷父雲耕翁卒普明徧相吳塘山之陽而葬之文簡公廬於墓者三年其始葬方十日月夜見萬燈滿湖叱聲震地文簡公懼與二三僮僕棲隱喬松之下空中問曰此地發福三百年彼人子有何德而畀之速令發去又聞空中高聲應曰尤時享累世積德袤又純孝之子也空中又曰世德純孝可當此地矣其善護之此紹興十四年秋事也文簡公服闋即登上第祖孫皆尚書至不肖玨凡六世而金紫未絕也邑志詳

文簡公生靖康丁未資質絕人五歲能爲詩句文獻公曰此天上麒麟吾不如也十歲親授以經蔣偕施坰以神童薦於有司年十五以詞賦爲諸士冠毘陵自置郡以來未有舉進士第一人者文簡公二十二歲名冠南宮廷擬狀元因不呈卷秦檜易以王佐時文獻公尚在廷博案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第三甲第三十七名尤袤字延之小名盤郎小字季長年二十二月十四日生外氏耿永感下第百九兄弟四人二舉娶唐氏曾祖大成故不仕祖申故不仕父時亨故不仕本貫常州無錫縣開化鄉白石里父爲戶

文簡公與朱文公同榜俱有文名召除將作監簿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孰可爲祕書丞者共以文簡名對亟授之張先生栻曰尤君眞祕書也及張說入西府公率三館上書牾說補外守台州聲名同前

守趙汝愚。上得其善政。又得其東湖四詩嘉之。遂除淮東提舉。

太上崩。文簡公定號高宗。洪邁請易世祖。公率顏師魯奏。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在天之靈不安。邁論遂屈。卒如公議。

孝宗嘗與文簡公論人才曰。如卿之才識。近世罕有。語宰執曰。尤袤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何也。擢直學士院。公薦陸游不許。內禪制册。海內士服其博雅。

文簡公造就門生最盛。卽江南已有十人。郡邑後進。無不游公之門。如郡邑士胡寶慶鏜、李祭酒肅簡公祥、蔣狀元文忠公重珍、文藻案毘陵志。祥謚簡肅。又重珍謚忠文。及攷郭嘉五先生祠堂記。則與此同。據宋史。祥謚肅簡。重珍謚忠文。丁寶謨常任。皆公陶鑄而成者也。

韓侂胄以應辦賞直轉橫行。文簡公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又欲超授四階。是朝廷官爵專徇侂胄。非磨礱之具也。詔遂不行。

上以疾不省壽皇。文簡公上封事千言。駕卽日過重華宮。都下懽呼。

中宮謁家廟。官吏推賞者一百七十二人。文簡口奏其濫。乞大裁節。上嘉納。汰其半。擢公禮部尚書兼侍讀。陳源姜特立召用。人情驚駭。公上封事。極言二人之惡。不聽。時公年七十。遂引年歸。又八年薨。文藻案毘陵志云。墓在孔山。宋史言年七十終於位。誤也。文集可考。○文藻案。宋史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奏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夫既云疾篤。且有遺奏遺書。而又云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史文倒置。舛謬已甚。不徒終於位一誤已

文簡公始任揚州泰興令。改江陰學官。召爲將作監簿。大宗正丞。進祕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撰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出知台州府。除淮東提舉。改江東。召直祕閣。遷江西漕兼知台州府。（文藻案。史作隆興府。此誤。）召爲敷文閣。改江東提刑。召爲吏部郎官。太子侍讀。（文藻案。史作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進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中書舍人。與祠。起知婺州。改太平州。召爲煥章閣待制。除給事中。兼侍讀。擢禮部尚書。（文藻案。據史除給事中兼侍講。擢禮部尚書兼侍讀。）以奉政大夫致仕。贈太師。金紫光祿大夫。

文簡公致政歸。不居許舍山。專居東帶河大第。數步即出西關。渡梁溪。（文藻案。昆陵志云。梁溪在無錫縣西門外數十步。源出慧山。其袤三十里。吳地記云。古溪極隘。梁大同中重浚。故名。）因造圃梁溪之上。後有高崗眺望。沿溪左種梅。右種海棠。各數百樹。公有瑞鷓鴣詞二首。一詠落梅。一詠海棠。落梅詞云。梁溪西畔小橋東。落葉紛紛水映空。五夜客愁花片裏。一年春事角聲中。歌殘玉樹人何在。舞破香山曲未終。却憶孤山醉歸路。馬蹄香雪襯東風。（延博案。瀛奎律髓。梁溪作清溪。落葉作落月。）海棠詞云。兩行芳蘂傍溪陰。一笑嫣然抵萬金。火齊照林光灼灼。彤霞射水影沈沈。曉妝無力臙脂重。春醉方酣酒暈深。定自格高難著句。不應工部總無心。（文簡公有詩文集五十卷。○文藻案。史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文獻通考云。梁溪集五十卷。）

臨海公婁。諱侍公子也。婁久不育。一日游飲鵝湖中。狂風驟發。睹一失風覆舟。心甚憐惜。懸重賞。命漁人

往拯之。乃常熟州倅汪受任滿攜家入京者。貲囊皆失。幸一家十一口俱獲生全。受甚德公。出其長女以獻。時女年二十有二矣。亦有姿色。公厚賓其行橐而領之。又二年而生正平公。諱梁。汪倅女所產也。

正平公好潔。雖畜妻妾而不喜近。一日間數盥洗手面。不茹葷。不飲酒。稍聞婦女髮油氣。嘔吐不已。或云終身未嘗行人道。好焚異香。日狎一馴鹿。所至隨之。書室中潔不容一塵。公必來自仙位中者乎。享年八十八。卒無子女。以太常博士公。諱斅次子寺丞公。諱熽為嗣。即圯之高祖也。

兵部侍郎五湖公。諱棨初生時。全體刺百花鳥雀。十歲時隱隱尙存。資極慧。倦於誦讀。以父蔭入仕。仕二十年至兵部侍郎。享高年令終。

兵侍公性愛蟹。秋風蟹肥。日把酒持螯。與客笑傲。山陰術士袁大韜者。其術動帝皇。孝宗時時召前席。賜賚不可勝計。大韜挾人主之寵。往來三公九卿間。而與兵侍公最昵。一日訪公里第。值公在華藏寺。遂操扁舟櫂湖而來。公方與客飲雲海亭上。漁人網得八大蟹。其內有二大。幾一觔。非復平日所見。公甚喜。捐錢數百文賞之。而大韜適至。喜而劇飲。大韜曰。某近遇一異術。能知人食料。兵侍公曰。今得八蟹。一主六客。孰兼食者。大韜默坐。屈指數十迴算之。面漸赤。大叫曰。異事異事。七人俱不得食蟹。衆皆大笑。大韜復默算者久之。謂兵侍公曰。公五年以內。未得食蟹。公亦大笑。未幾。客有朱朗卿與弟遂卿者。偕去。酒方數行。催庖人治蟹甚急。忽遂卿奔來曰。吾兄催蟹。啓釜觀之。睹一落足甚巨。取而嘗之。頃刻眩倒。衆共奔視。朗卿死矣。二三客迎醫治木。各司其事。至暮遂不能救。大韜手取諸蟹。傾於湖濱。偶遺

一二落足於岸左。一犬食之立斃。而湖濱大小魚之死者不可以數計。湖中漁舟百十。皆仰尤氏爲衣食者。乃召進蟹人問之。曰得於湖岸大垂楊下。公命僕夫持鍤掘之。得赤首巨蛇數十。蟹之大者以久飡毒氣也。兵侍公甚憐朗卿。厚葬之。而恤其子弟。厚賜大韜數十金。終身戒不食蟹。

兵侍公夫人性嚴卞。常苦目疾。時發時止。發則往往不食。海內有名眼藥。俱用過不能愈。莊定公夫人甚孝其姑。姑亦大愛之。夏日姑目疾大發。最劇。幾欲自投池水中。莊定公夫人慟哭禱天。刺臂血調藥以進。姑目卽愈。歷數十年至大故。未嘗復發。事詳夫人墓誌。

自文獻公首出登第。工侍公繼之。文簡、博士、迪功、莊定、科名接武。莊定公嘗築圃臨安之西湖。花木不繁而蕭灑。宋度宗游湖上。幸其堂。御筆題楹間曰。五世三登宰輔奕朝累掌絲綸。蓋實錄也。朝紳榮之。

許舍山中。井水多鹹苦。人飲澗水。夏日常患腹疾。兵侍公夫人曾夢神人與一鐵柱。恍惚如金色。泉水湧出柱下。頃刻數尺。因此驚覺。以告兵侍公。久之歸寧還家。幛輿中見山間一柱。宛如夢中所睹。問女使不見也。命僕夫以松樁識之。歸告兵侍公。召匠鑿之。不十尺而泉水湧出。甘淡不異二泉。鄉人作地溝分注數十井。不竭矣。丞相名之曰二二泉。而爲之銘。銘曰。拔劍刺山。水爲之湧。折腰拜井。泉出隨踵。精誠所格。無有弗應。豈以地靈。而誠不勝。山深井少。飲澗痞孕。夢神授符。潛之泉塋。色清味冽。慧泉可夷。分注百井。汲飲有遺。匪世行德。神明曷授。澤沛萬家。來福逾厚。泉名二二。我豈溢美。勒此銘詞。千禩毋毀。

博士公諱字與平文簡公次子淳熙二年進士（文藻案毘陵志登詹騤榜進士）累官建康府推官擢左朝奉郎太常博士因性閒雅不樂仕宦占仕籍十餘年半在告未壯懸車多方外之游母兄兵侍公極富貴聲色之樂公不一與目自築室於萬竹中晏坐焚香泊如也未耆而歿人共惜之所撰有綠雲寮詩草人比之韋蘇州子二長祕閣公煒次衞尉寺丞燿

迪功公（諱森）字與茂苦志力學寧宗慶元五年年三十九矣始登進士高第（文藻案毘陵志森登曾從龍榜進士）補揚州文學擢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父知寶慶府致仕在家時年七十獨公一子遂乞歸養承懽竭力事寶慶公者十五年親終服除公亦老矣不復仕宦兄弟中獨公最貧徒富圖書古玩亦享高壽

莊定公（諱燧）年十九登寧宗嘉定元年鄭自誠榜進士（文藻案毘陵志燧由迪功郎登進士）文簡公登紹興戊辰科嘉定元年亦戊辰科也初授山陽法曹郎令山陽倅海陵參東淮制幕入爲軍器監簿遷太府丞檢討（文藻案毘陵志作檢詳）編修擢司農少卿總餉淮西除理卿出爲福建帥改沿江制副召爲祕書監繼大父爲侍講兼直院出知太平州州亦大父舊治也召進侍讀（一作召修史進侍讀）權工部尚書繼大父爲禮部尚書丁父兵侍公憂服除召拜內翰端明殿大學士提舉祕書省提綱史事封毘陵郡侯口十年致仕時甫六十有一優游於家者二十四年而後終（文藻案毘陵志公卒年八十三今依此是八十四矣）公少達老口久歷於世其事行甚多門人猶探花達甫君發感公教育之恩著尤端明日歷十一卷其文淳其事奇鏤板至今盛行於天下故不復贅

文簡莊定二公繼文獻公任三事祿入益厚晉江宗人歲歲來覲皆厚貲以遺之莊定公晚年捐積俸買田十二頃於晉江以贍族之貧者事詳晉江人張明誠瞻日記亦載閩誌刺史公諱棟號率齋學最早十歲通五經十五已閱萬卷矣善爲古文累舉不第至度宗景定三年始登方山京榜進士令山陽不樂吏事告歸薦補州教授召爲祕書正字不能佞權要出爲廣德刺史致仕家貧享大耋清福二子襄照皆仕不顯而博學有名當是時江南郡邑金石文章皆其父子之筆至今名碑布滿諸處本邑中更多刺史公年少於莊定而叔行也

祕閣公諱飜弱冠時讀書於九龍山第五曲愛其中喬松數十株卽其中結精舍舍後築小閣山林清景咸備一日松下忽涌大水橫流數日不止公下視之有一眼卽命山人穿之深五尺而水泱泱清澈汲以煮茗與二泉無異也遂以石甃之自號松泉生公後致仕家居亦常居此精舍松益老泉益清公甚樂之事詳蔣嗣梅松泉精舍記公既老有口疾亦養疾精舍中一日汲泉忽臭味達於戶內公甚震驚及夕而泉竭不半年公亡矣

朝廷每大慶必推恩於大臣文獻文簡祖孫各經推恩數次往往力辭然中亦有不能辭者文獻公以上四代莊定公以下五代無一人不沐朝澤列冠裳

寺丞公諱爚太常博士公仲子字仲微生世祿家而好藝文既長益習經術其業遂爲江南士子心服久不登第及門受經諸生歲以百數公選其最貧者給食次貧者給亳楮士心益向公既嗣爲正平公子更

宗英年四十始以大父蔭出仕仕至衞尉寺丞郎拂衣歸教諸生如故年六十三卒紹定癸巳也生子將作公諱帶字公垂資稟最高少與父門下諸名生切磋十年讀書萬卷性喜爲詩有復初齋詩藁十二卷行世以伯父莊定公蔭授太常寺大祝擢將作監主簿以詩忤達者去官生子一卽玘之大父也以玘推恩追封中憲大夫同簽樞密院事中憲公諱志字尙之配郡君司馬氏生九子不育者七獨先君亞中公諱交與叔氏穎父諱秀存先君以玘推恩累進亞中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配先母魏郡夫人司馬氏生玘穎父公生從兄良器仕爲提刑點檢子卽天澤也天澤與君文藻案君字不知何指廷博案君字上或脫先字諸本並同仍之俟考同撰尤譜

終慕公諱山字元鎭度宗景定中有名太學素謹厚緘默有志操晚年堅方詡之節有勸之仕者輒以醇酒醉之私謂家人曰吾家三百年科第十世冠裳宋恩渥矣吾何忍失身二姓乎願肥遁終身耳公與予仕隱雖異跡公眞淳厚君子也

先曾祖大司徒守元公諱玘致仕還架數十木屋於萬柳溪上日聚親族談先世事著溪邊舊話三卷不肖寔少侍父咏菜翁諱居敬翁時述其話洪武二十九年丙子科寔幸登鄉書第四名伯兄務樸公諱文詔徵孝廉具牢醴率寔祭告司徒公墓大會族人於覺林寺祠屋中求所謂舊話已簡斷墨闇不可讀者遂半命門人許靈就燈下鈔其完者以歸恨全帙之不得又數年寔佐南昌攝郡篆捐俸刊木傳之子孫曾孫男寔拜跋

君子之澤五世。先文獻公甫三世。而文簡公光大之。元孫莊定公繼其位。源益深。流益遠。文簡公傳我大司徒公中起。名位壽富貴一世。嘗著舊話三卷。曾從祖南昌公刻之。踰百年而板朽。從子都給事中魯重梓家塾。予男瑛帥廣又刻之憲臺。一歲二板俱行。傳之可久矣。文藻案。尤瑛嘉靖甲辰科。秦鳴雷榜進士。

嘉靖壬子。大司徒公七世孫禮部員外郎晉識。時年七十有四。

萬柳溪邊舊話。宋尤司徒玭所著。完書三卷。其後殘缺。遂併省不分。明洪武中。曾孫寔板行之。嘉靖中。八世孫魯重刻於家塾。瑛帥粵中又刻之憲臺。凡三刻矣。嘉靖去今二百二十餘年而刊本無存。藏書家大率傳鈔流布耳。卷中注語。當是初刻時所增。其訛謬之處。想皆仍刻本所誤。無從得善本校正矣。吾友鮑子以文出舊本屬予勘定。予取靜寄東東所藏互校。兩本誤處多同。知其傳寫源出一本也。復據成化中孫偉德增修毘陵志。改正數處。孫志本之明初謝應芳。謝志本之宋咸淳中史能之。凡例稱修志時。惟咸淳洪武兩本可攷。則其所采宋事。大都史本之舊可據也。獨所謂萬柳溪者。偏攷不知其處。以意會之。當即梁溪。尤氏自晉江遷許舍。代有顯人。而名位最著者。莫如文簡。故凡國史圖經載之獨詳。然宋史稱光宗屬疾。國事多舛。文簡積憂成疾。諸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有遺奏有遺書別政府。而下文又有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之語。史文錯雜。謬誤顯然。不觀此書。安知公係引年歸後八年而卒耶。公所著詩文五十卷。史傳作遂初稾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今世散佚不傳。無所攷正。即博士公之綠雲寮詩草。趙達甫之尤端明日歷。將作公之復初齋詩稾。非惟不見其書。且不知其名。

好古之士能無欲然至若環玉之堂棟樹之城關壯繆顧汗之奇福勝寺雲松之夢洪夫人之貞有終公之俠佛奴之生銅鑪之裂六指之異道元之仙文簡廬墓之祥正平好潔之癖兵侍公之體刺花鳥袁大韜之異術占蟹奇聞軼事皆足補史志之缺漏則此書之俾益見聞匪淺矣司徒事蹟不祥觀其末條述終慕公語吾家三百年科第十世冠裳宋恩渥矣吾何忍失身二姓乎知司徒生宋末造眼見滄桑其作此書題曰舊話亦此志也卷中凡改正及互異處並詳注於下所采諸書遺文足資是書考證者附之采輯未備猶有憾云

乾隆甲午四月浴佛日武林東青居士朱文藻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道山清話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鎮宓

G一七七三上

（本書校對者殷師竹楊靜盦）